

湖濱秋色

王平

王平陵著

湖濱秋色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

◆(83327.1)

湖濱秋色一冊

定價國幣肆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者 王平陵

發行人 朱經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目次

重慶的一角.....	一
新亭淚.....	二〇
國士無雙.....	二八
陵園明月夜.....	三八
休矣！時二時！.....	五一
進城.....	五七
湖濱秋色.....	七六
做戲.....	一〇三
期待.....	一二一

湖濱秋色

重慶的一角

南山的脚底，有一間聊蔽風雨的破屋，是利用遺棄在山脚的空地，把長短不一樣的松枝，木片，竹根，屑屑架起，再加上黃色的山土築成功的。屋子裏光光的沒有什麼陳設，門外，有幾隻穿破的草鞋，錯寫了的稿子，信封，紙煙頭，裝火柴的空匣子……拉拉雜雜地堆積着。

門縫裏，閃過一縷菜油燈的微光，像表示「油乾燈草盡」的樣子，一架老式的擺鐘，停息在子夜十二點上，著作家吳翔放下筆桿，眼睛注視尚未完成的文稿，「心不在焉」地開鐘。

一會兒放下擺鐘振筆疾書，又停住筆，搔首苦想。到第一段寫完，便離開坐次，踱到牀側的書架上，翻閱參考書，忽的心靈神至，狂喜高呼，驚醒了熟睡在母親懷抱裏的嬰兒。他的妻也給孩子鬧醒了，從棉被中探出頭來，瞧瞧自己的丈夫，聲音抖抖地說：「天亮了！你還沒有睡嗎？」

吳翔慌忙丟開筆桿，跑到牀邊，抱起那剛剛滿週歲的小孩，盡力安慰，在屋子裏踱來踱去，慨嘆着說：『唉！李芸！我怎麼能睡啊！勝利了，就要還鄉了，我們的盤費在那裏呢？』妻在回答：『你的身體要緊呢！』

吳翔又抱了孩子踱到牀邊，妻雙手接過去，孩子總算得到安慰，覺得哭哭鬧鬧也要挾不到什麼，又闔下疲乏的小眼睛呼呼睡着了。

「你也應該休息了。」妻說這話時，十分關切似的。

他點點頭，吻一下自己的孩子，低聲說：「小寶寶，不要再鬧了，讓爸爸再寫完五千字，就和你一起睡。」

李芸又從棉被中抬起頭來，望望丈夫瘦弱的背影，踱回寫字桌，在鬼火一般的燈光下，看見他的面容有些灰白了，背脊彎曲，昂不起自己的項頸，不時氣喘，咳嗽，她深深担心丈夫的健康，因恐破壞他的文思，祇好把酸苦的眼淚，一把一把抹在破舊的枕頭上。

吳翔爲了銜接中斷的思路，靜坐在斷了腿的椅子上，凝神默想；但想不出什麼來，逼着他苦苦地捶打自己的腦壳。

李芸吞聲飲泣說：『我們窮苦是命分，大家能回去，我們也總能回去的。你不必爲我們拚命啊！』

『唉！你真是討厭！我一個字都寫不出了。』吳翔重重地擱下筆桿，苦惱地回答。

「我在關心你啊！」

他伸展文稿，準備繼續寫，冷冷地笑着說：『哼！哼！你關心我有什麼用呢！』

從吳翔的家，到山的中腰，是一塊寬廣的平坡，森森的樹林裏，有一座精緻的巨宅，是國際商人沈鴻才的別墅，一星半星的燈光，懸在黑魃魃的樹叢，可照見乘轎駕車的貴客們從自築的坦道上，直達別墅。這時候，沈鴻才在別墅裏發起的跳舞會，正在熱烈地進行。

這別墅裝璜得極其考究，常在週末舉行茶舞，是充分帶有祕密性的小規模的娛樂，他款待來賓，真是無微不至，有各種各樣的洋酒，香煙，糖果，和重價精製的點心，許多衣衫麗都的貴客們可以各盡所能，各取所需，那種情況，正與著作家吳翔的生活，成一個嚴肅的對比，他們一在山上，一在山脚，在這裏，也許就是天堂地獄的縮影吧！

以前，他們曾在上海一家電影公司擔任編導，吳翔覺得中國的電影業還沒有築好藝術的基礎，就不幹了，沈鴻才依然繼續下去，還兼了若干種畫報，小報，電影戲劇增刊的主編，收入頗有可觀。吳翔雖和他不同道，但他們在那時期的私交頗不惡，戰時，上海變成淪陷後的孤島，他們又同過流離的生活，同時輾轉播遷，到了大後方。

沈鴻才常自命爲「識時務的俊傑」，看見吳翔一天到晚埋頭於抗戰八股的寫作，從來不肯活動，跑到抗戰的另一個角落裏去，探探消息，也來投機一下，稍稍改善生活的現狀，免得妻子窮得像叫化子，而又沒有一個重公道，講良心，辨是非的人，來憐恤他，同情他，真是世界

上少有的傻瓜。他常告訴吳翔不要太理想，現實一些，開口愛國，閉口愛民族，固然要緊，可是，連自己最起碼的生活都無法維持，那就是最無用的廢料，還配得上愛國，愛民族嗎？像這樣似是而非的話，吳翔不但不感激，反覺得他是把過去走河內，跑昆明，飛印度，所掠取的國難財，竭力擺出富有的樣子，給自己的貧苦一種刻毒的諷刺，這種假惺惺的憐憫，實在是變相的示威，要不然，他也在電影與文藝的圈子裏，混過幾年的，他此刻發了財，難道已忘却從前投稿賣文的痛苦嗎？況且，他又是××書局的董事長，對一般窮作家，老是有口惠而實不至，因為這樣，吳翔對於他發了財，築了別墅，藏了嬌妻以後的人格，已發生極端的懷疑。

他們儘管還是住得那麼近，沈鴻才也常常請他在週末的茶舞會，伴太太來湊湊興趣；可是，在他以為接受這樣的邀請，是可恥的，所以從沒有領過他的情。

夜深了，他還在妻子的鬧聲中，慘淡的燈光下，手不停筆地寫，寫，寫。

沈鴻才總感覺重慶不如上海，他也急於歸去，但因為各種未了的事，拖住了腳跟，還不能趕回上海，非常發悶，無聊之極，便和香港逃難來此的舞星張愛娜，攪在一起。

他不需要知道她的來歷，也不願意瞭解她的過去，覺得她面目清秀，姿態不俗，便相互愛上了。有一天晚上，特別為她開一次茶舞會，是因為她最近從美國新來的歌舞片裏，學到一種新步子，要在一般舞客們面前表現一番。來賓中，大都是跑跑國際路線的專家們，其餘就是國難中的暴發戶。這些人的西裝穿得不頂挺，但質料和領帶都是頂上等的，抽煙的姿態，吃大菜

的技巧，也不熟練而自然，然爲了自炫其富有，特別講究紙煙的質料，至少要是駱駝牌、砲台、吉士牌。他們頗感在交際場中，不會說外國話的苦處，正和專靠色相來支持放蕩生活的流線型的女人一樣，開始跟隨戰前教會學校學而未成的人們，學習不三不四的『洋涇語』了，的確，這些人都是老來學皮匠，然祇要拚音不複雜的普通話，也能對答幾句的，他們在跳舞開始時，就雜七搭八，不中不西地談着，笑着。

一隻流行的狐步曲，從話匣子裏播彈了，沈鴻才首先和張愛娜在光滑的地板上，試驗剛學會的新步，來賓們都拍掌稱奇，極盡恭維獻媚的能事，他們之中，也有懷着「躍躍欲試」的心情，要同這一位漂亮的小姐跳一下新步的，張愛娜故意向沈鴻才眨眨眼，好像不得到會心的默契，不敢自作主張似的，沈鴻才微微笑了笑，他才和那位欽慕已久，深恐高攀不上的來賓，熱烈地跳起來，跳完了，大家緩哄哄地拍一陣掌，張愛娜在衆望所歸的視線下，顧盼自豪地向大家點點頭，似乎是一位名閨秀的模樣兒，大大方方走近沈鴻才，危坐在沙發的邊沿上。當大家又集中注意於新換的舞曲時，他便倒在沈鴻才的肩膀上，嘴裏哼哼華爾滋的舞曲。

秋末的下弦月，已升到半山，明明如洗的月光，溜進山脚的敗屋裏來。吳翔推開一扇紙糊的破窗，交換新鮮的空氣，看看半天的月色，聽到熱鬧的聲音，從沈鴻才的別墅裏沸騰在整個山峯上，接着是話匣子裏播出的爵士樂。隱約在月光下瞥見沈鴻才彎着張愛娜的手，到戶外的林子裏來散步，使他想起吳梅村「詠吳王台」的詩，嘆一口氣輕聲地背誦：「唉！台下臥薪台

上舞，同是通宵不眠人。」立即關起窗子，坐下來，再把油燈加亮些，努力寫他未完成的傑作，『中國文藝復興史。』

他們在斜月疏星下，自由自在地散步。那些參加的來賓們好像從來不曾遇到這樣的盛會，是不是因為擺在桌子上的洋酒，紙煙，糖果，以及各色各樣的點心，還沒有吃完呢？時間已到上午兩點多了，他們對於沈鴻才的別墅，依舊深切的留戀，決沒有一位願意自動告別的。

『鴻才！你那位老朋友，好像還在用功呢！』張愛娜慢吞吞地說。『是嗎？』他無所謂地答：『唔，是的，他屋子裏還有燈光射出來。』

『我們去看看他，請他來玩玩好不好？』

『讓他去罷！這傢伙不聽我的話，自討苦吃，我可憐他那位又美麗又賢慧的太太，跟他住破房子，吃平價米。』

『他太太能跳舞嗎？』張愛娜好奇地問。

『怎麼不能。他能寫，能唱，又能說流利的外國話，即使一點不打扮，純粹是淡裝素服，都不失却自然的美。不過，吳翔祇曉得寫文章，找不到什麼錢，生活太苦了，我很同情他太太。愛娜！你知道，一個美人兒是經不起受苦的，受苦，就要失去他的青春，他們全靠保養得好。』沈鴻才說出結尾的幾句話，一眼不霎地對着張愛娜，意思是給他一點恐怖的暗示。

張愛娜怔了一怔；但他不相信他的話，根據他自己的經驗，如果真是那麼漂亮，現在隨處

是暴發戶，手頭有三五億法幣，都市裏有若干公司貿易行，在風景幽美的城郊有幾座別墅的富翁，隨時找得到，他何必跟着一個窮作家吃一輩子苦呢？要是我，我早就分離了。她想，這一定是沈鴻才借題發揮，有心威脅自己的。便一把拉了他的手，向着有燈光的方向走下去；但她不是深夜拜訪窮作家，是要見識一下那位美麗賢慧的太太。沈鴻才不由自主地跟着走，走到吳翔的窗沿下，輕輕扣窗，張愛娜格格咧咧地笑，吳翔驚駭地問出來，『誰？』

『我啊！你還沒有睡嗎？吳翔兄！』沈鴻才站在窗外的屋檐下好聲好氣的應答。

吳翔隨手推開窗子，一個時髦的女人，躲在他背後捫着嘴發笑，吳翔才慌忙介紹，張愛娜走前一步，滿不在乎地說：『不要太用功呵！吳先生！我們還在跳舞呢！你馬上叫太太起來，同去參加好不好？』

沈鴻才不贊成張愛娜這樣說，未免說得太直爽了，立即婉婉轉轉解釋：『不算是跳舞會邀幾個老朋友隨便玩玩的，你有功夫去喝杯咖啡嗎？』

『吳太太最好同去坐坐。』張愛娜說。『快天亮了把？』吳翔冷冷地說了一句。『祇要你們賞光，跳到天亮又何妨。』張愛娜邊說，邊笑，笑得一佛出世似的。

吳翔不以為然，一本正經地拒絕：『謝謝你們，我急於要完成一本書，我太太要燒飯，煮茶，帶孩子，實在沒有功夫，更沒有那麼多的閒情逸緻，參加跳舞會呢！』

沈鴻才含譏帶嘲地問：『老兄此刻寫什麼？』

『準備寫一部二十多萬字的論文——中國文藝復興史。』吳翔說。沈鴻才說不出的好笑，又不便笑出聲來，怪形怪狀說：『噢！噢！過幾天，倒要來請教了！中國也有過文藝復興嗎？』

『怎麼沒有呢？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，是和全民族的抗日大戰，同時發生的。中國沒有足夠的飛機大炮，也沒有一切用於戰爭的裝備，全靠一般有良心的作家、新聞記者，以及各部門的文化工作者，耗盡心血，發揚我們的民族精神，鼓勵廣大的老百姓把血肉和敵人死拚到底的。武裝同志們的壯烈犧牲，固然可泣可歌，而作家們在大時代的激流裏，絕不爲個人打算，寧可把自己的心血，做復興文藝的肥料，那裏可以沒有一本莊嚴的記載呢！』吳翔嚴肅地說出自己工作的意義。

沈鴻才被利慾汨沒的理知，像吳翔書桌上忽明忽滅的柴油燈，在昏沉的狀態中突然明亮起來，不好意思地說：『憑良心，抗戰以來的文藝家是有功勞的！但所有的官爵和勳章，決不會落在他們的頭上。老兄，你的中國文藝復興史應該寫，值得一寫，寫成了，希望交給我的書局出版，最近，我也許要先回上海，我可以關照程望仙，他是書局的經理，一定出重價接受老兄的稿子。』

當他良心發現時，吐出的這番肺腑話，深深感動了吳翔的心，覺得幾年來對他引起的誤會，頗爲慚愧，便誠懇地伸出手來，彼此緊緊握着，足有一分鐘那麼久。吳翔悽惻地說：『你

究竟是斯文中人。這幾年，你儘管對自己的良心不忠實，做了些不正當的事，還可以得救的！我希望你回到上海以後，把書局辦得像樣些，爲國家多培養一些元氣。我的中國文藝復興史，一定交給你出版。」

沈鴻才也頗爲親切地回答；『讓我回去多想想，我一定能照你所說的話去做。』

張愛娜看他們如癡如呆地表現出各種可笑的狀態，又聽到許多和她的生活毫不相關的廢話，異常沉悶，她想把過於嚴重的空氣緩和一下說：「吳先生！叫太太起來，同去玩玩呵！今晚上的舞伴，跳得都不壞呢！」

『跳舞嗎？』吳翔問。

『是的，跳舞不但能提起生活的情調，而且還能增加你寫作的趣味呢。』張愛娜自作聰明地說着。

他因爲要寫文章，還是再三辭謝，實在不能參加。

『走吧，走吧，吳先生不會賞光的。』張愛娜說着，懷喪地又拖拉了沈鴻才回到別墅去。沈鴻才祇得和吳翔說一聲再見，扶持了張愛娜的臂膀，從山脚下重回到山上來。

張愛娜穿了一雙高跟鞋，亭亭地走着，幾乎把芬芳的面頰，整個投向沈鴻才的懷抱，嬌滴滴地說：『這個人不識抬舉的。』又盡可能地發出輕狂的笑聲，像是對吳翔表示一種惡意的譏刺。

熟睡在母親懷抱中的孩子，又給這一陣輕狂的笑聲驚醒了，號哭的聲音，正和張愛娜的笑聲，交相應和，他的母親百般的撫慰，要孩子不要哭，不要妨害他爸爸的思路；但這孩子由於缺乏營養，飢餓的火，使他吵鬧不休。

『小寶寶，好生地睡呵！讓爸爸寫完這部書，明天到書局裏預支一點稿費來，買牛奶餅干給你吃。』吳翔一面寫，一面高高興興地說。

這孩子好像已能聽懂爸爸的話，天真地啞啞欲語：『好的，爸爸！我明天要吃牛奶餅干。』

吳翔想不到孩子是那麼聰明，撲嗤地笑起來，隨着是一陣輕咳，打動了積久未癒的肺結核，從胸坎中翻起一口血，含在喉嚨裏，偷偷地背着自己的妻吐到痰瓶裏去。

李芸非常機警地坐起來，問她的丈夫：『是血？』

他故意堅決否認：『不，不，不是啊！』

『親愛的，你必須休息了！』

『我的文藝復興史還祇有一個結論了，快完了，我爲要一氣呵成，不能中途擱筆的。奇怪！此刻的文思，真像韓潮蘇海一樣。』

『寫完了結論，你千萬不能再寫別的了。』

『是了，我聽你的話。』

這時候，沈鴻才的別墅裏，樂聲、喧嘩聲、比先前越發熱鬧了，彷彿已到最後的剎那，都預備發出所有的氣力，把享樂的最高峯，表現到頂點一般。

客人們跳完了最後一次狐步舞，都心滿意足地散走。舞廳裏杯盤狼藉，僕役們忙着打掃。沈鴻才握緊張愛娜的手，到後面內室裏去。

「今晚上玩得怎樣？很好吧！」沈鴻才問。

『很好，但我還覺得不夠。』張愛娜的回答。

「好吧！隔幾天，我們再玩一個痛快。」

張愛娜總以為那位埋頭寫文章的吳先生，是可憐的書獃子，為什麼不把寫文章的時間以及用在文章上的心血，打打發財的算盤？忽然從她的櫻唇小嘴裏吐出一句掄氣的話：「我很同情你那位寫文章的老朋友，鴻才！」

「你說的是吳翔嗎？」

「是的，就是那個肺病已到第三期的書獃子。這年頭文章還值錢嗎？我朋友有一個寶石鑽戒，放在拍賣行足有一個月了，還沒賣掉呢！」

沈鴻才自以為是說：「不過，也不能一概而論，有些書也很值錢，如同我編的那些書，銷路極好，一點不是吹，我什麼生意經都懂，人家的書店叫苦連天，我開的書局就利市十倍。原因此刻的生活，把誰都壓榨得喘不過氣來，有錢的人，亦不痛快，誰都需要發洩，我只要投

其所好，適應大家的需要，給大家發洩一下，你還怕沒有銷路嗎！」

「請教高明，我也需要發洩，可是，無論什麼書，我從來沒有得到過發洩。」張愛娜像煞有介事地問。

「哼……哼……你們在書本裏是得不到發洩的。」他說着，從鼻管裏竄出一股不入調的笑聲。「鬼東西，你又說笑話了。」張愛娜說着，像要伸手擰他一把似的。又馬上縮回自己的手，詞嚴義正地問：「據你說，那些書才有銷路呢？」

他不願多說那方面的話，打一個呵欠，懶洋洋地自言自語：『此刻粉紅色的書最好銷，紅色的差一點，清清白白，規規矩矩的書，頂不好銷。』說完，伸一伸懶腰，體癱無力地又在嚷：『唔！唔！天快亮了，我們要睡了！』

他的話，挑起張愛娜的回憶，她回憶到從前在南京上海看某某劇團演「日出」，女主角陳白露唱的歌就是這樣的，她便伏在他的臂彎裏，嬌滴滴地唱：「天亮了，太陽留在後面，我們要睡了。」

沈鴻才急忙扶她起來，推開內室的門，推推擁擁地冲到臥房裏去，大家依錯就錯，魂不附體地亂說一陣：「天亮了！月兒彎彎，掛在樹梢，呵，呵！我們要睡了。」『哈！哈！哈！』都瘋狂地發笑，這以後，一切的一切，都跟隨熄滅的燈光，表示暫時的「圓寂」。

到明天，吳翔拿了一部份寫成的原稿，如約拜訪。他希望當「中國文藝復興史」尚未脫稿

之前，能預支到十多萬稿費，可以湊足還鄉的盤費。他一步一步從山脚下爬到山上去，已把能夠想到的事，都想得頭頭是道，懷着一肚子的希望，興奮地爬到沈鴻才的別墅，敲一下門，在門前兜一個圈子，期望有人跑出來；但聽不到門內的動靜，又扣一下門，等候良久，僕役慢慢走來開門，那個人不需要知道訪問者的事由，祇簡簡單單說了幾句敷衍話：『老爺還沒起身，你有什麼事，請等一回來。』吳翔就把一部分文藝復興史的原稿親手交給僕役，並且鄭重其事的關照：『是了，請你先把我的稿子送給沈先生，讓他過一過目，這是預備在他書局裏出版的，我等一回來看他。我知道他昨夜睡得很遲，深更半夜，還和我談心的。』

僕役接過稿子，從吳翔的陳述中，似乎明白是一位作家，又是老爺的朋友，較有禮貌地回答：『最好請先生在吃午飯的時候來，那時候，他總該起身了。』

吳翔難沒有見到沈鴻才，他以爲決不是故意拒絕，昨夜睡得晚，是事實，反正，等一會就可以明白的，還是充滿無限希望轉回去。

『見到沈先生沒有？』當他喜冲冲地走進門，太太就問起來。

『沒有呵！他還不會起身呢！』

沈鴻才在睡眼朦朧裏，摸到一捲字跡潦草的文稿，是僕役輕輕塞在枕邊的，霍的坐起，擦擦眼神，從窗眼射進的光亮下，看清楚是吳翔寫的「中國文藝復興史」。他想不起這一捲無用的廢料，爲什麼會落到自己手裏來，一夜的困倦，已澈底遺忘了昨夜對吳翔說的話；但吳翔決